



特别专案

中原农民出版社

特 别 专 案

肖云星 等著

本书插图作者：熊永远 梁丙卓 巫德华

特 别 专 案

肖云星 等著
责任编辑 韩光玉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湖北孝感报社印刷厂印刷
中原农民出版社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625印张 24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0册

统一书号，ISBN7-80538-073-2/I·29 定价，2.95元

内 容 提 要

《特别专集》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云南分会会员、长篇小说《她的代号白牡丹》的作者肖云星等同志著的一部通俗小说集。

全书收集的八篇作品，都是作者新近创作、首次发表的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的。其故事完整、生动，情节新颖、曲折，人物富有个性、各具特色，语言流畅、活泼。有的险象丛生，有的情真意切，有的切中时弊，读来耐人寻味。

我社选辑这部集子，旨在给读者提供健康向上的可读性较强的作品，促进通俗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因此，我们热切期望读者评论或提出批评意见。

目 录

特别专案·····	肖云星 (1)
一个“叛徒”的传记·····	张 健 (53)
女警官与死案·····	罗 锐 (96)
疯人院记事·····	肖 楠 (158)
亵渎爱神的女人·····	齐 华 (210)
瓷都的来客·····	任建谊 (226)
侦察兵与女歌星·····	刘国华 (241)
雾霭朦胧下的追捕·····	孙法智 张 弢 张中强 马现之 (283)

特别专案



一封要求保密的忏悔信

市纪检会书记路扬刚迈进办公室，女秘书时晓虹便交给他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

信封上写着路书记亲启的字样。路扬一看字迹，就知道写信的是何许人氏。不觉一股怒气冲上脑门，满头白发把那张本来就爱充血的脸膛，映衬得血红透亮。

他没有立即拆开去看，而是怀着狐疑和厌恶，将它一下子扔在桌子一边。可是被刺激得隐隐发痛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把双手插进两边的口袋，同时抓出烟和火柴，节奏急促地点上一支烟吸着。这与他的年纪很不相称。然后将身子靠在沙发椅上，久久望着那只塞得象气蛤蟆一样膨胀的

信袋，望着那秀丽的近乎妖冶的字体。眼前禁不住又浮现出那个他讨厌又让他害怕的女人的身影。

正是由于她的出现，才把一个正在开创新局面的市委领导班子搞了个乌烟瘴气；正是由于她的一份骇人听闻的揭发材料，才把一个改革有功、年轻有为、即将就任市长的开拓者打入了冷宫，并且把他这个即将退居二线的搞了几十年党务工作的老头儿，推到了一个极端困难和悲哀的境地——担任了这个永远也不会查清的“特别专案”的负责人。

那个女人不是别人，就是在香港曾经当过脱衣明星、如今被一家外国最大的经济贸易公司聘为总经理特派代表的梁悦音。这位小姐本来是在大陆出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因某种特殊的原因和境遇（她爸爸解放初期被镇压，母亲改嫁遗弃了她），扮演了一个既让人同情又让人厌恶的复杂角色。据了解她的人介绍说，那时她才十九岁。后来“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以其最不光彩的面目演完了这段丑剧，人们纷纷醒悟着，迷惘着，寻找着自己的归宿。她经过政府批准，到香港投奔了她的一个舅舅。开始并没有弄到什么好的职业。可是因为她天生秀丽的姿容和过人的聪明才智，很快便找到了出路，找到了自己在那个世界的特有位置：当了脱衣舞女。后来被一位有势力、有眼力的老板赏识，又成了一个女商业活动家。

这次来到国内，果然身手不凡，北京、广州，沿海、内地，上上下下，穿梭外交，十分活跃。她不但和许多部门和企业洽谈成功了一批经济贸易业务，还结识了一些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真可谓手眼通天，神通广大。过去那些了解她底细的对她十分鄙视的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然而，她却

给这位纪委书记，带来了痛心的麻烦。

路扬吸完那支烟，狠狠将烟蒂拧在烟灰缸里，伸出手，象拣一块不堪入目的脏物似的，紧皱着眉头把那封信捏起来，用剪刀剪开口。

他真不想去看。他知道，她的信和她那滔滔不绝的演说一样，除了哗众取宠的卖弄和诡谲狡诈的挑拨之外，没有一句有价值的实话。他担心她又在施展什么新的魔法，有意打乱他的计划和部署，使他刚刚理出头绪来的案子，陷入泥沼，走进迷魂阵。

然而，他不得不看下去。他的责任和他多年养成的对工作的耐性，迫使他小心谨慎地把那信件打开了。

不料，当他把眼睛对准那麻麻密密、但却异常工整秀丽的字迹时，他的瞳孔突然放大了，他的心跳速度也加快了，他真的象是走进了一座迷魂阵。这不是信，这是一个惊险离奇的故事。这个故事紧紧地吸引着他，竟然象读情节动人的小说那样，一口气把那一叠材料读完了。

他的心被激动了，被迷惑了。一下象照进了明亮的阳光，一下又象钻进了阴沉的雾障。他站起身来回在办公室里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这是一封写得异常坦率、真切的忏悔信。

信里所叙述的事件的过程合情合理，有根有据。而且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完全是真情的流露。这样便把整个案子颠倒了过来。也就是说真的成了假的，黑的成了红的。她完全否定了她以往的所有揭发材料。并承认她那是受某个阴谋者的唆使，有计划有目的地在制造一个冤案。她把她的身世，她的来历，她在这个案件中扮演的角色的全部活动，还有她

之所以要写这封信的思想动机都说出来了。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感到惊讶，感到兴奋。他实在有点不知所措了。

如果这全是真的，那么这个案件的主要当事人白冰就可以解脱了。他为此受了两年多的不白之冤。只是解脱的太晚了。一切都时过境迁，错过了良机。尽管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但因为某种意外而造成良好机遇的丧失，却不容易再有了，甚至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从这一点说，时间对人又是如此的不公正，如此的残酷。

他又想到了那个在背后唆使她搞这种卑鄙诬陷的阴谋者。他到底是谁？她虽然隐隐约约透露了一些足以说明他的身份和能量的某些特征，但她全力要求保密的也正是这一点。这真是一个矛盾的女人，她不愿那位受害的人长期蒙冤而使自己的良心不得安宁，又想盖住害人者的罪行。她所谓的那个阴谋家果真是一个阴谋家吗？会不会又是一个清白的无辜的受害者呢？

路扬拿起电话耳机，他想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白冰，但只拨了两个号码便又挂上了。他不能这样草率，这样轻信，这样沉不住气。要尽快地把白冰从不白之冤中解脱出来，必须把案情全部查清。有了可靠的证据，才能向省委，向广大干部和群众作出有说服力的交待。要知道，这两年来，白冰不但没有当上市长，而且简直搞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路扬重又坐下身，冷静地思考着，审慎地计划着。

忽然，一个念头象火花在他脑子里闪烁：那位公安人员不是现场见证人吗？事件发生时他不是就站在梁悦音的卧房门口吗？据他证实，曾亲眼看见白冰从她房间里醉熏熏地走出

来，梁小姐紧接着也披头散发、满脸泪痕地跟了出来……那么，是什么时候到那里去的？是偶然遇见，还是什么人指使他们去的？原先这桩案子之所以无法下结论，是因为当时房间只有白冰和梁悦音两个人，没有第三者能够证明事实真相。一个是原告，死死咬住说有这回事；一个是被告，矢口否认，说她纯粹是诬陷。如今告发者推翻了自己原来的材料，不承认有这回事了，那么那位见证人不就成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了吗？顺着这条线索追下去，能不能找到那位始终没有露面的所谓阴谋者呢？对了，在处理这个案子中，他们始终没有抓紧这条线索来追查，只相信了那个执勤的同志的证词。

于是他按时秘书喊进来，要她立即找出与此案有联系的所有卷宗，他要重新翻阅查看一遍。并且让她通知司机，准备好车子，半小时后去公安局。

时晓虹很快把卷宗拿来，给他倒了一杯茶，打开桌上的台灯，并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她十分熟悉自己上司的习惯：即使是大白天工作，也要给他造成一个夜晚的环境，好象这样特别能静下来，思想格外集中。做完这一切之后，她便一声不吭地走出了办公室。

路扬戴上那副只剩一根腿的黑边老花镜，慢慢把卷宗打开，仔细翻阅起来。

正看着，门口传来几下轻轻的敲门声。他知道来人是经过秘书允许的，便头也没抬地喊了一声：“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新任市长骆宾。他原是地区的干部，地市合并时荣任了市委秘书长，这次调整班子又一跃而成了全市的行政一把手。他一进门便把窗帘“刷刷”拉开，脸上显出一

副痛惜而焦灼的神色，几乎是带点恳求地说：

“老书记！白冰的案子何年何月才能了结？一匹千里马可不能老闲着呀！那要蜕化的。他需要驰骋，需要工作。我们现在正需要这样的改革家，开拓者。一个女人，一个臭女人的话我们怎么能相信呢？真是太悲哀了！”

路扬过去是他的上级，现在他超过了他。从心里说老头子并不服气。可是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家要有朝气，年轻人总得快点上。他对这位有能力，有魄力、工作老练踏实的新上级，总的还是满意的。就是对他那身时髦的打扮，感到有点不顺眼。西装革履、花呢子大衣还不算，为啥非得戴一顶象西哈努克那样的“土耳其”帽呢？也许自己太守旧，赶不上形势了。

他从桌子旁站起来，友好地笑着说：

“骆市长！你总是那么潇洒，那么入时！”

“你指的是我的服式吗？在我们市，我是领导服装新潮流的代表啊！哈哈哈哈哈！”骆宾故意把大衣象披风一样展开，做出摩登女郎展览时装的姿势，朗声笑了起来。“老书记！缺乏现代意识呀！我还记得你批评白冰的那一次呢，他不是也没有听你的吗？”

路扬也记得那桩事。白冰在一个大厂当书记时，要求全厂注意穿戴，并带头搂着姑娘跳舞，简直象个花花公子。他老婆告诉他后，他立即打电话把白冰训斥了一番，说共产党的书记怎么能带这个头呢？没想到白冰不吃他那一套，在电话里便跟他吵了起来，并且不等他说完，就把电话耳机扔了，气得他差一点脑溢血。过后想想，他这个纪委书记管的也太宽了。再说，中央领导不是也带头穿西装，主张开办舞会

嘛！

“我是有点跟不上潮流了！”路扬想到那件事，”又引起了他对白冰案子的懊恼。但是他没有立即把梁悦音来信反悔的消息告诉他，而是有苦难言地说：“我也想把他早早地解脱呀！只是案情没有全部查清。怎么向众人交待呢？要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党的负责干部。群众正是对我们某些领导干部的不正之风有怒气呢！”

“那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查清呢？这种只有他俩人在场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呢？只能相信我们的干部。都快三年啦，一个人的好年华总共才有几个三年呀！”

骆宾停了一下，压了压怒气，然后果断地提议：

“我想建议省委，先把他调到省里去工作。怕影响，让他离开这儿嘛！到哪儿不能施展才华？你的意见呢，”老书记。

路扬没有吭声，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最后他慢慢抬起头说：

“这样吧，咱再耐心等待一段时间。我想事情快了结了。这匹千里马会有奔驰的机会的！”

“你有把握查清吗？”

路扬把烟头捻死，点点头。

“我这就到公安局去一趟！”

骆宾沉思片刻，忽然站起身说：

“刚好我也有件事去公安局办办，你能让我搭搭你的车吗？”

路扬痛快地：

“当然可以！不过，你可就得屈尊了！”

骆宾又“若书记说哪里话，我就是当了省长，你永远是我的上级”。骆宾亲切地按住了他的肩膀。面对由于案本白叔下下
半小时后，当他俩人乘坐的那辆银灰色“皇冠”缓缓离开纪委大院的时候，站在二楼窗口望着他们背影的时晓虹，久久地沉思着，脸上露出一一种深深的担心和忧虑……

“！别户慈育风之五不的暗干早珍些某
露去人两出育只怀故？别都查指卡地何公什既说要抵”

半三封暗。暗干出出典暗暗暗只？别都群总暗公忍，暗事暗

“！抓住了重要线索”

：对贵此涵果自然，户慈丑下丑，不一下事案能
上，御漫暗。书工去里管既暗暗暗暗，委管对整整整”

时晓“芳芳！东西准备好了没有？我吃过饭就得往车站去！”

白冰早晨跑步回来，一进门便使劲搓着冻得有点麻木了的手和脸，对着女儿的房间喊。一景只，育趣育好社洞

他是个漂亮的男人，体形象健美运动员。尽管脸部的皮肤稍嫌粗糙，犹如刚铸出的铁锭的毛坯，但肌肉坚韧，棱角分明。对女人有股潜在的魅力。暗暗表育会区里干四故。下

女儿没有回答，出来的却是他的妻子。只见她提着一只带滑轮的杏黄色旅行袋，还有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军用挎包。她一下扔在了厅堂的边角上，不无怒气地瞪他一眼说：

“你的意志谁敢违抗？暗暗吃的，穿的，用的，都在里头呐！你这样一意孤行，往后日子怎么过？”说完回身走进卧室。暗暗表育会区里干四故。下

她怎么会没有怒气呢？两年多来她为丈夫的事担了多少心，受了多少气，遭了多少人们的白眼和非议啊！她相信自

己的丈夫是清白的，可是脏水泼在了身上，又怎么能洗得清呢？当官不当官那是小事，她从不在这上头操心。可这臭名声，这无形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实在搞得她痛苦不安，抬不起头来。按说，她应该劝导丈夫，安慰丈夫，尽量给他减少精神负担和心中苦痛。但她做不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无法忍受这种残酷的侮辱性的打击，几次给丈夫提出来调走。倒是心胸开阔的丈夫沉得住气，经常反过来安慰她，给她以力量。这才使她硬着头皮熬了下来。当然她也知道丈夫心中的烦恼。

白冰看到准备好了的行李物品，满意地点了点头，并不理会妻子的神态和情绪。

其实，这些天来，白冰一直处在一种不可抑制的兴奋状态之中。

他的得力助手——女儿芳芳惊喜地向他报告说，经过长时间的顽强的战斗，她终于从浩繁的历史资料的丛林中，发现了一件对于他们“专案”工作的开展十分有价值的材料。这件史料叫《清明进士录》。据上面记载，陈世美确有其人，生于明末湖北省古均州（今已划为丹江水库，全州一片汪洋）。其父叫陈一奇，是明末崇祯年间秀才，在该州曾反对过闯王李自成。陈世美于公元1665年（清顺治十二年）乙未科考取进士。不过进士录上叫陈谷年，号熟美。世美是戏曲上的名字。为何改名叫陈世美，肯定事出有因。

芳芳看到爸爸对她的这一点发现如此珍视，欣喜若狂，自己也感到异常激动和自豪。就象她为老子的伟大事业立下了辉煌的战功。说明女儿是他的一名得力干将，合格的助手。然而她对爸爸突然半路出家，准备从文的决策，对他的

这次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却始终感到惊异，感到困惑，感到不可捉摸的神秘。

当然，她也知道爸爸因为天上飞来的那件横祸，精神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心情不好。但她相信爸爸的为人和才能，相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他会象过去那样东山再起，继续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的。

她的这种看法和想法是有根据的，爸爸所走过的道路，给了她这种信任和希望。

白冰十六岁时跟着一支测绘队给一位专家当通信员。因为他天资聪颖，工作勤快，爱钻研学问，后来被保送到武汉测绘学院进修。学业刚刚进行了一年，也就是在国家遭到最大困难的1961年，他奋然投军从戎，入伍当了一名空降兵。领导问他：“一个学生为什么不继续深造而宁愿当个大兵呢？”他坦白地说：“因为在学校吃不饱到部队找碗饭吃！”没想到他这句实话却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不幸，不但领导想让他当积极分子的意图破灭了，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被当作一个思想落后的人物被监督和改造着。同时入伍的有的入了党，有的当上了班长、副班长，最差劲的也当上两颗花的上等兵，他却始终还是一颗花的列兵。他只好自己安慰自己，说他是连队里资格最老的“少将”。

然而，十八年的军队生活锻炼了他，乘着风、驾着云在蓝天上飘荡过，拉着犁、流着汗为填饱大兵们的肚皮在农场劳动过，喊着口号、举着语录本在“支左”第一线战斗过。最后他被高级军事机关所赏识，做了军区首长的警卫参谋。在这期间，他见过许多中央首长和部队的高级将领，在保卫工作岗位上做出了成绩，几次立功受奖。没想到正在春风得

意、青云直上的黄金年华，这个不安分的孽障却突然打报告要求转业，部队当然不会放走这匹得来不易的千里马，声音如果再不安心工作，就把他复员处理。复员就复员，到地方无非从头干起。他二话没说，随即递上了一份坚决要求复员的申请，说什么也不在部队干了。领导无奈，只好批准了他的“无理”要求。就这样，一夜之间他从一个正营职现役军官变成了一名小工厂的以工代干的保卫干事。当然，他毫不客气地带回了七千元人民币的复员费。

“天生我才必有用”。三五年间，白冰靠自己坦诚的努力，靠着对事业的无止境的追求和奋斗，居然东山再起，由于事当上了科长，由科长当上了书记，由一个不起眼的小厂的书记当上了全市最大的皮毛厂的书记。实行厂长负责制时，他又由书记改为厂长。最后登上了市委常委、经济部长的位置，是班子里最年轻的，时年刚满四十四岁。他的工资级别也随着职务的变更，工作新局面的不断开创，给国家上交利润的直线上升，由复员后改干部时的十九级晋升到了十五级，只差一级便属高干级待遇了。更令人激动的是这次市委领导班子调整前的民意测验中，他得票最多。不管是从大道还是从小道，首长那里还是机关系统，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凝聚成一点，那就是他要当这个市的市长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人生的道路本来就是坎坷不平的。就在这个当口，一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奇祸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他被人告了黑状、恶状。于是纪委当即作出决定，令他停职检查，并为他成立了一个特别专案组。一时间全市上下，满城风雨，都知道他犯了严重错误。什么改革中的英雄，党的好干部，那全是假的。实际上是个道德

败坏、阴险狡诈的政治骗子。一夜之间，他又从红的变成了黑的，从天上落到了地下。臭名随着那风吹遍了四面八方。

白冰明白，“停职检查”这是处理人的一种绝妙的办法。它不是宪法上的条文，也不是党章上的规定，故而有极大的灵活性。时间么，可长可短，要审查多久就审查多久，反正又不是处分。停职检查期间能否检查出问题，那无关紧要，检查出问题更好，没有问题也怪不着谁。只要甩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八个大字，一切都了了。可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他过去呕心沥血、奋力拼搏所做出的一切成绩，他那追求事业的雄心勃勃的理想，还有“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晋升的机会，很可能也都完了。最可怕的是那已经遐迩四方的臭名，将伴随你到生命的终结，甚至会遗臭万年。说是查无实据，可总是事出有因嘛！

幸亏天底下可以走的并不是一条路。东方不亮西方亮。白冰没有被无止休的“审查”磨掉锐气，搞垮意志。在被审查的这段时日子里，他冷静地进行反思，把生命里程中所到过的每一座驿站，重又遨游了一番；把他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用历史意识和现代观念作了重新评价。总结了经验，找出了教训。最后对于自己未来的行动找到了新的目标：他决定趁他精力旺盛、宝刀不老的中年时期，再来一次改弦更张——弃官从文。他准备对历史和文字的关系这个特殊课题作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不知为什么，他特别对陈世美这个家喻户晓、早有定论的历史人物和文字形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他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和研究陈世美身世的“特别专案”，自任组长，并聘请他正在高中的女儿芳芳做他的助手。

当年他当空降兵在农场劳动时，曾受过他的一位酷爱文